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志卷八十五上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禔

謄錄監生臣鄭嶠

通志卷八十五上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宗室傳第八上

北齊

趙郡王琛子叡叡子整信　清河王岳子勱　廣平公盛子子瑗

陽州公永樂子孝緒弟長弼　襄樂王顯國　上洛王

思宗子元海思宗弟思好　平秦王歸彥　武興王普　長

樂太守靈山子懿繼子伏護伏護孫乂

神武諸子

永安簡平王浚　平陽靖翼王淹子德　彭城景思王潊子寶德　上黨剛肅王渙子寶嚴　襄城景王清繼子亮　任城王湝　高陽康穆王湜　博陵文簡王濟　華山王凝　馮翊王潤　漢陽敬懷王洽

文襄諸子

河南康獻王孝瑜子弘節　廣寧王孝珩　河間王孝

琬子正禮 蘭陵武王長恭 安德王延宗 漁陽王

紹信

文宣諸子

太原王紹德 范陽王紹義 西河王紹仁 隴

西王紹廉

孝昭諸子

樂陵王百年 汝南王彥理弟彥德 彥基 彥康 彥忠

武成諸子

南陽王綽　琅琊王儼　齊安王廓　北平王貞

高平王仁英　淮南王仁光弟仁機　仁邕　仁儉　仁雅　仁直　仁謙

後主諸子

東平王恪善德　買德　質錢

北齊

趙郡王琛字元寶神武皇帝之弟也少便弓馬有志氣

神武既定天下中興初授琛常侍鎮西將軍既居禁衛

恭勤慎密率先左右封南趙郡公累遷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甚有聲譽及斛斯椿等釁結神武將謀内討以晉陽根本名琛留掌後事天平中除御史中尉正色糾彈無所廻避遠近肅然尋亂神武後庭因杖而斃時年二十三贈太尉尚書令謚曰貞天平三年又贈假黄鉞左丞相太師録尚書事天統初進爵為王配饗髙祖廟庭子叡嗣小名須拔生三旬而孤聦慧夙成特為神武所愛養於宫中令游孃母之恩同諸子魏興和中襲爵

南趙郡公年至四歲未嘗識母其母魏華陽公主也其從母姊鄭氏戲謂曰汝是我姨兒何反親游氏𡚁因訪問遂失精神神武疑其感疾𡚁對曰兒無患但聞有所生欲得暫見神武驚命元夫人至就宫見之𡚁前跪拜因抱頸大哭神武甚悲傷謂平秦王曰此兒天性至孝我兒無及者遂為休務一日𡚁初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輙流涕歔欷十歲喪母神武親送至領軍府為發哀舉聲殞絶三日水漿不入口神武與武明太后慇懃敦譬

方漸承吉居喪長齋骨立杖而後起神武令恒山王與同卧起日夜譬之并勑左右不許進水雖絶清漱午輙不肯食由是神武食必呼與同案神武崩復哭泣歐血及壯將婚娶而貌有戚容文襄謂曰我為爾娶鄭述祖女門閥甚高當無可憾而反不樂何邪叡對曰自痛孤遺方從婚冠彌用感切言未卒嗚咽不自勝文襄為之憫然勵之勤學常夜分方罷文宣受禪進爵為王叡身長七尺容儀甚偉閑習吏職有知人之鑒天保二年為

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時年十七叡留心庶事糾擿奸邪稱為良牧六年詔領山東兵數萬監築長城于時盛夏叡屏除蓋扇親與軍人同勞苦長史永欽道以叡冒暑遣倍道送氷叡對之歎息云三軍之人皆飲溫水吾何心獨進寒氷遂至銷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悦先是役罷任其自歸丁壯先返羸弱多致僵殞叡於是親率營伍彊弱相持賴全者十三四焉八年除北朔州刺史都督長城諸鎮事叡慰撫新遷量置烽戍內外防禦備有

條法大為兵民所安有乏水處叡禱而得泉州人至今
號曰趙郡王井九年濟南以太子監國因立大都督府
與尚書省分理衆事仍開府置佐史文宣特崇其選乃
除叡侍中攝大都督府長史叡後因侍宴帝從容顧謂
恒山王演曰由来亦有如此長史不皇建初兼并州事
孝昭崩預受顧託奉迎武成於鄴以功拜尚書令天統
中追贈父琛假黄鉞母元氏贈趙郡王妃謚曰貞昭華
陽長公主如故有司備禮儀就墓拜受時隆冬盛寒叡

徒步號哭面皆破裂歐血數升及還還不堪參謝帝親就第省問拜司空攝録尚書事河清三年周師及突厥至并州武成戎服將以宫人出避虜叩馬諫乃止帝親御戎六軍進止並令取叡節度而使段孝先總馬帝與宫人被緋甲登故北城以望軍營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請我共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耶乃還至陘嶺凍滑乃鋪氊以度胡馬寒瘦膝已下皆無毛比至長城死且盡乃截矟杖之以歸是役也段孝

先持重不與賊戰自晉陽東道為虜所屠無遺類焉斛律光自三堆還帝以遭大寇抱其頸哭任城王湝進曰何至此乃止光面折孝先於帝前曰叚婆善為送女客於是以叡為能加尚書令封宣城郡公拜太尉監五禮晚節頗為和士開所構叡久典朝政清正自守譽望日隆漸被疏忌乃撰古之忠臣義士號曰要言以致其意武成崩葬後數日叡與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及元文遙等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内任并入奏太后因

出士開為兖州刺史太后曰士開舊經驅使欲留過百日叡正色不許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為卮酒言訖便出其夜叡方寢見一人可長丈四五尺臂長丈餘當門向牀以臂壓叡良久遂失所在叡意甚惡之起坐歎曰大丈夫運命一朝至此至旦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叡曰自古忠臣皆不顧身命社稷事重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曰願勿入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

復以爲言㪅執之彌固出至永巷被執送華林園於崔
離佛院令劉桃枝拉而殺之時年三十六大霧三日朝
野寃惜之期年後詔聽以王禮葬竟無贈謚子整信嗣
好學有行檢位儀同三司後終於長安
清河王岳字洪畧神武從父弟也父翻字飛雀以器度
知名卒於侍御中散元象中贈假黄鉞大將軍太傅太
尉録尚書事謚孝宣公岳幼孤貧人未知之長而敦直
姿貌嶷然深沈有器量初岳家于洛邑神武每奉使入

洛必止于岳宅岳母山氏嘗夜起見神武室中有赤光心異之詣卜者為之筮遇乾之大有占者曰飛龍在天之象也貴不可言山氏以語神武神武益自負及神武起兵信都山氏聞之喜謂岳曰赤光之瑞驗矣汝可間行從之岳遂往信都神武見之大悅中興初除金紫光禄大夫領武衛神武與四胡戰於韓陵神武將中軍高昂將左軍岳將右軍中軍敗績賊乘之岳舉麾大呼橫衝賊陣神武方得回師因大破賊以功除衛將軍左光

禄大夫封清河郡公母山氏封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天平二年除侍中六州軍事都督尋加開府岳辟引時賢以為僚屬論者美之尋授使持節六州大都督冀州大中正俄拜京畿大都督其六州事悉隸京畿神武統務晉陽岳與侍中孫騰等在京師輔政岳性至孝母疾衣不解帶及遭喪去職哀毀骨立神武憂之每日遣人勞勉尋起復本位歷冀晉二州刺史西南道都督有綏邊之稱及神武崩侯景叛梁武帝遣其貞陽侯淵明

於寒山擁泗水灌彭城與景相為犄角岳總帥諸軍南討與行臺慕容紹宗擊淵明破禽之俘馘數萬景仍擁衆於渦陽與左衛將軍劉豐等相持岳廻軍又破之景單騎逃竄以功除侍中太尉又拜河南總管統慕容紹宗劉豐等討西魏將王思政於長社岳引洧水灌其城紹宗劉豐為思政所獲西魏援兵復至岳內外防禦城不沒者三版會文襄親臨數日城陷獲思政等以功別封真定縣男是役也文襄以為己功故賞典不弘文襄

崩文宣出撫晉陽令岳以本官兼尚書左僕射留鎮京師天保初進封清河郡王尋除司州牧五年加太保梁元帝為西魏所逼遣使告急詔岳為西南道大行臺統司徒潘相樂等救江陵師次義陽西魏尅荆州岳因畧地南至梁郢州尅之獲刺史司徒陸法和送鄴朝廷知江陵陷詔岳班師岳自討寒山長社及出隨陸並有功績威名彌重而性華侈尤悅酒色歌姬舞女陳鼎擊鐘諸王不及也初高歸彥少孤神武令岳撫養岳輕其年

幼情禮甚薄歸彥內銜之及歸彥為領軍大被寵遇岳謂其德已更倚仗之歸彥密搆其短奏岳於城南起宅聽事後僭擬為永巷但無闕耳帝後夜行見宅壯麗意不能平屬帝時召鄴下婦人薛氏入宮而岳先嘗迎之至宅由其姊也帝怒縣薛氏姊而支解之讓岳以為姦人之女岳曰臣始聞其美欲納以為婦見其輕佻故出之非奸也帝益怒六年冬使高歸彥就宅賜以鴆岳曰臣無罪歸彥逼飲之遂薨時年三十四詔大鴻臚監護

喪事贈使持節都督冀等七州太宰太傅定州刺史假黄鉞給轀輬車謚曰昭武勅以城南宅為莊嚴寺初岳與神武經綸天下家有私兵戎器儲甲千餘領文襄之末岳以四方無事表請納之文襄敦至親之重推心相任云叔屬居肺腑職在維城所有之甲本資國用叔何疑而納之文宣之世亦頻請納又不許及將薨遺表謝恩并請上甲于武庫至是方納焉皇建中配享文襄廟庭後歸彥反武成知其前譖曰清河忠烈盡力皇家而

歸彥毁之間吾骨肉籍没歸彥以歸彥良賤百口賜岳家又思岳功重贈太師太保餘如故子勱字敬德幼聰敏美風儀以仁孝聞年七歲襲爵清河王十四為青州刺史拜日文宣戒之曰叔父前牧青州甚有遺惠故遣汝慰彼黎庶無墜家聲勱流涕對曰臣以蒙幼濫叨拔擢雖竭庸愚懼忝先正文宣曰汝既能如此言吾不慮也尋追授領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以清河地在畿內改封樂安王性剛直有才幹斛律光雅敬之每征伐

則引為副轉侍中尚書右僕射後主於晉州敗太后從土門道還京師勅勱統領兵馬侍衛時佞幸閹寺猶行暴虐民間雞豕悉縱鷹犬摶噬取之勱收儀同苟子溢將斬以徇太后有令然後釋之劉文殊謂勱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豈不慮後邪勱攘袂曰自獻武皇帝以來撫養士卒委政親賢用武行師未有折衂今西寇已次并州達官委叛正坐此輩專政夫權所以內外離心衣冠解體若得今日斬此輩明日受誅亦無所恨文殊甚

媿之太后還至鄴周軍續至人皆兇懼無有鬬心朝士
出降相屬勱因奏後主曰今所翻叛多是貴人至於卒
伍猶未離貳請追五品已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曰
若戰不捷即焚此臺此曹顧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
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後主不從遂棄
鄴東遷勱恒後殿為周軍所得武帝與語大悅因問齊
亡所由勱發言流涕悲不自勝帝為改容授開府儀同
三司隋文帝為丞相深器之再遷楚州刺史城北有伍

子胥廟其俗尚鬼祈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勱嘆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乎告諭所部自是遂止百姓賴之開皇七年轉光州刺史表請伐陳并平陳五策帝嘉之荅以優詔及大舉伐陳以勱為行軍總管從宜陽公王世積下陳江州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時隴右諸羌數為寇亂朝廷以勱有威名拜洮州刺史下車大崇威惠民夷悅附後吐谷渾來寇勱時遇疾不能拒戰賊遂大掠而去憲司奏勱失亡戶口坐免卒於家唐裒顯

前代名臣追贈都督四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子士廉冣知名

廣平公慼神武從叔祖也寛厚有長者風神武起兵於信都慼來赴以為中軍大都督封廣平郡公歷位司徒太尉天平三年薨於位贈假黄鉞太尉太師録尚書事無子以兄子子瑗嗣天保初攺封平昌王卒於魏尹

陽州公永樂神武從祖兄子也太昌初封陽州縣伯進爵為公累遷北豫州刺史河橋之戰司徒高昂失利奔

退永樂守洛陽南城昻走趣城南西軍追者将至永樂不開門昻遂為西軍所禽神武大怒杖之二百後罷豫州家産不立神武問其故對曰裴監為長史辛公正為别駕受王委寄斗酒隻雞不敢入神武乃以永樂為濟州仍以監公正為長史别駕謂永樂曰爾勿大貪小小義取莫復畏永樂至州還有受納監公正諫不見聽以狀啟聞神武封以示永樂永樂由是知二人清直並擢用之後卒於州贈太師太尉録尚書事謚曰武昭無子

從兄思宗以第二子孝緒為後襲爵天保初改封修城郡王永樂弟長弼小名阿伽性麤武出入城市好毆擊行路時人呼為阿伽郎君以宗室封廣武王時有天恩道人至凶暴横行閭肆後入長弼黨專以鬬毆為事文宣並收掩付獄天恩等十餘人皆棄市長弼鞭一百尋為營州刺史在州無故自驚亡入突厥竟不知死所

襄樂王顯國神武從祖弟也無才技直以宗室謹厚天保元年封襄樂郡王位右衛將軍卒

上洛王思宗神武從子也性寛和頗有武幹天保初封上洛郡王歴位司空太傅甍於官子元海累遷散騎常侍自陳頗處山林修行釋典文宣許之乃入林慮山經二年絶棄人事志不能固自啟求歸徵復本任乃更縱酒肆情廣納姬侍尋除領軍將軍元海麤小志大頗以智謀自許皇建末孝昭幸晉陽元海以散騎常侍留典機密初孝昭之誅楊愔也謂武成云事成以汝為皇太弟及踐位立其子百年為皇太子留濟南於鄴使武成

居守以兵衛之武成意不平既而除領軍庫狄伏連為幽州刺史以斛律豐樂為領軍盖以分武成之權也武成留伏連而不聽豐樂視事乃與河南王孝瑜偽獵謀之於野際夜乃歸先是童謡云中興寺裏白凫翁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之夜打鐘時丞相府在北城中即舊中興寺也凫翁謂雄雞武成小字步落稽也道人濟南小名也打鐘言将被擊也未幾太史奏言北城有天子氣孝昭以為濟南之祥使平秦王歸彦之鄴迎濟南

赴幷州將除之武成以告元海幷問自安之計元海曰皇太后萬福主上至性非常殿下不須别慮武成曰此豈我推誠之意邪元海乞還省思之時旣夜武成留不聽去元海繞牀萬匝達旦不寐夜漏未盡武成遽出曰神筭如何曰夜中有三策恐不適用耳因引梁孝王懼誅入關事請乘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不干朝政以死為限此上策也若不見許當更表請青齊二州刺史委政綱紀沉靖自居此中策也

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因逼之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此勑執豐樂斬歸彥尊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武成大悅狐疑竟未能用乃使鄭道謙卜之道謙云不利舉事靜則吉又召曹魏祖訊以國事魏祖云當有大凶又時有林慮令姓藩者頗知占候密謂武成曰宮車非久晏駕殿下當為天下主武成拘之內庭以候之又令巫覡雜卜皆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武成乃奉詔送濟南於晉

陽至即見殺及孝昭崩武成即位除元海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河清二年元海為和士開所譖武成鞭之六十責之曰爾在鄴時教我以弟反兄幾許不義以鄴城兵馬抗并州幾許無智不義無智若為可使出為兖州刺史元海後妻陸太姬甥也以故尋被任使武平中與祖珽共執朝政元海多以太姬密語告珽珽求領軍元海不可珽乃以其所告報太姬姬怒出元海為鄭州刺史鄴城將敗徵為尚書令周建德七年於鄴城

謀逆伏誅元海好亂樂禍詐行仁慈不飲酒噉肉文宣天保末年敬信內法乃至宗廟不血食皆元海之為及為右僕射又說後主禁斷屠宰原其本心非靖故終致覆敗思宗弟思好本浩氏子也思宗養以為弟遇之甚薄少以騎射事文襄文宣受命為左衛大將軍本名思孝天保五年討蠕蠕文宣悅其驍勇謂曰爾擊賊如鶻入鵶羣宜思好事故改名焉累遷尚書令朔州道行臺朔州刺史開府南安王甚得邊朔人心後主時斫骨光

弁奉使至州思好迎之甚謹光弁倨傲思好銜之武平
五年遂舉兵反與幷州諸貴書曰主上少長深宮未辨
人之情偽昵近凶狡疏遠忠良遂使刀鋸刑餘貴溢軒
階商人醜類擅權帷幄剝削生靈刼掠朝市闇於聽受
專行忍害幽母深宮無復人子之禮二弟殘戮頓絶孔
懷之義仍縱子立奪馬於東門光弁擊鷹於西市駿龍
得儀同之號逍遥受郡君之名犬馬班位榮冠軒冕人
不堪役思長亂階趙郡王叡實曰宗英社稷是寄左丞

相斛律明月世為元輔威著隣國並非有辜奄見誅殄孤旣忝預皇枝實蒙殊奬今便擁率義兵指除君側之惡幸悉此懷無致疑惑行臺郎王行思之辭也思好至陽曲自號大丞相置百官以行臺左丞王尚之為長史武衛趙海在晉陽時倉卒不暇奏矯詔發兵拒之軍士皆曰南安王來我輩唯有奉迎耳帝聞變使唐邕莫多婁敬顯劉桃枝中領軍庫狄士文馳之晉陽帝勒兵續進思好軍敗與行思投水而死其麾下二千人桃枝圍

之且殺且掐終不肯降以至於盡時帝在道叱奴世安自晉陽送露布於城平都遇斛斯孝卿孝卿誘使食因馳詣行宫大叫云已了帝大驩左右呼萬歳良久世安乃以狀自陳帝曰爾告何物事乃得坐食於是賞孝卿而免世安罪暴思好屍七日然後屠剥焚之烹尚之於鄴市令内參射其妃於宫内仍焚殺之思好前反三旬有人告其謀反韓長鸞女適思好子故奏言有人誣告諸貴事相擾動不殺無以息後乃斬之思好既誅死者

弟伏闕為兄訴寃且求贈典長鸞抑而不通

平秦王歸彦字仁英神武族弟也父徽魏末坐事當徙涼州行至河渭間遇賊以軍功得免流因居於河州積年以解胡言為西域大使以功行河州事遂死焉徽於神武舊恩甚篤及神武平京洛迎徽喪為之營葬贈司徒謚曰文宣初徽嘗過長安市與婦人王氏私通而生歸彦至是年九歲神武追見之對之悲喜稍遷徐州刺史歸彦少質朴後更改節放縱好聲色妻魏上黨王元

天穆女也醜而妒數與忿爭密啓文宣求離不報天保初封平秦王嫡妃康及所生母王氏並爲太妃善事二母以孝聞徵爲兼侍郎稍被親寵以討侯景功别封長樂郡公除領軍大將軍領軍加大自歸彥始文宣誅高德正金寶財貨悉以賜之乾明初拜司徒仍總知禁衛濟南自晉陽之鄴楊愔宣勑留從駕兵五千於西中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彥乃知之由是陰怨楊燕等楊燕等欲去二王問計於歸彥歸彥詐喜請與高元海謀之

元海亦口許心違馳告長廣楊燕之戮歸彥有力焉孝昭將入雲龍門都督成休寧列仗拒而不內歸彥諭之然後得入進向栢閣永巷亦如之孝昭踐祚以此彌見優重每入常坐平原王段韶上尋除司空兼尚書令齊制宮內唯天子紗帽臣下皆戎帽特賜歸彥紗帽以寵之孝昭崩歸彥從晉陽迎武成于鄴及武成即位進位太傅領司徒常聽將私部曲三人帶刀入仗從武成還都諸貴戚等競要之其所往處一坐盡傾歸彥既地居

將相志意盈滿發言陵侮傍若無人議者以威權震主必為禍亂上亦尋其前後翻覆之迹漸忌之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等咸數言其短遂出歸彥為冀州刺史上幸歸彥第召魏收對御作詔欲加右丞相收曰至尊以右丞相登極今為歸彥威名大盛故出之豈可復加此號乃拜太宰冀州刺史即命乾和繕寫畫日仍勑門司不聽輙內時歸彥在家縱酒經宿不知至明欲參至門知之大驚而退及通名謝勑令早發又勑武職督將悉

送至清陽宫送者再拜而退莫敢共語唯趙郡王叡與語久之時無聞者至州不自安遂謀逆置私驛於南境上偵伺朝廷動息時車駕將幸晉陽歸彦謀乘虚入鄴又以時未受調欲班賜軍士訖然後發郎中令吕思禮知其謀以狀告詔遣平原王段韶襲之歸彦聞有王師乃嬰城距守先是冀州刺史宇文仲鸞司馬李祖挹別駕陳季璩中從事房子弼長樂郡守尉普興等疑歸彦有異亦連名密啟歸彦追而獲之遂收禁仲鸞等五人

脅之從逆仲纁等不從皆殺之軍已逼城歸彥登陴大叫云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衆悉由臣手此時投身向鄴迎陛下今日豈有異心正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誑惑聖上疾忌忠良但為殺此三人即臨城自刎其後城破單騎北走至交津見獲鎖送鄴帝令趙郡王叡私問其故歸彥曰使黃頜小兒牽挽我何得不反曰誰邪歸彥曰元海乾和豈是朝廷老宿如趙家老公時又詐懷怨於是帝又使讓焉對曰高元海受畢義雲宅用

作本州刺史給後部鼓吹臣為藩王太宰反無正欲殺元海義雲而已上令都督劉桃枝牽入歸彥猶作前語望活帝命群臣議其罪皆云不可赦乃載以露車銜枚面縛使桃枝臨之以刄擊鼓隨之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贈仁州刺史初魏時山崩得二石角藏在武庫文宣嘗賜從臣兵器特以二石角與歸彥謂曰爾事恒山不得反事長廣得反反時將此角嚇漢歸彥額角三道著幘不安文宣見之怒使以馬鞭擊其額流血被面曰爾

反時當以此骨嚇漢其言反竟驗云

武興王普字德廣歸彦兄歸義之子也性寛和有度量

年九歲與歸彦自河州俱入洛神武使與諸子同游處

天保初封武興郡王武平二年累遷司空六年為豫州

道行臺尚書令後主奔鄴就加太宰周師逼乃降卒於

長安贈上開府豫州刺史

長樂太守靈山字景嵩神武族弟也從神武起兵信都

終長樂太守贈大將軍司空謚曰文宣子懿卒於武平

鎮將無子文宣以靈山從父兄齊州刺史建明子伏護為靈山後伏護字臣援粗有刀筆天統初累遷黄門侍郎伏護歴事數朝恒叅機要而性嗜酒每多醉失末路逾劇乃至連日不食神識慌惚遂以卒贈兖州刺史建國侯孫乂龍乂少謹厚武平末給事黄門侍郎隋開皇中為太府少卿坐事死

神武諸子

神武十五男武明婁皇后生文襄皇帝文宣皇帝孝昭

皇帝襄城景王清武成皇帝博陵文簡王濟王氏生永安簡平王浚穆氏生平陽靖翼王淹大爾朱氏生彭城景思王浟華山王凝韓氏生上黨剛肅王渙小爾朱氏生任城王湝游氏生高陽康穆王湜鄭氏生馮翊王潤馮氏生漢陽敬懷王洽

永安簡平王浚字定樂神武第三子也初神武納浚母當月而有孕及產後疑非已類不甚愛之而浚早慧後更被寵年八歲時問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此為

有神邪無神邪裕曰有神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云如景裕不能荅及長嬉戲不節嘗以屬請受納大見杖罰遂折節讀書元象中封永安郡公豪爽有氣力善騎射為文襄所愛文宣性雖懦每參文襄有時涕出浚恒責帝左右何不為二兄拭鼻由是見銜累遷中書監兼侍中出為青州刺史雖頗好游畋而聰明矜恕上下畏悅之保定初進爵為王文宣末年多酒失浚謂親近曰二兄舊不甚了了自為帝識解頓進今沈湎敗德

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殊以為憂欲乘驛至鄴面陳不知吾言見用不或者以告帝愈銜之八年來朝從辛東山帝裸裎為樂雜以婦女又自作狐掉尾戲曲盡醜態浚進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不悦時楊遵彥侍側浚引於屏處責其不諫帝雅不欲大臣與諸王交語遵彥懼以聞帝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宫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令徵浚浚懼禍稱疾不朝上令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及至𪊨以鐵籠與上黨王

渙俱寘北城地牢下飲食溲穢共在一所明年帝親將左右臨穴歌謳令浚等和之浚等惶怖聲戰帝為愴然泣下將赦之長廣王湛先與浚不睦進曰猛虎出押寧無噬人帝嘿然浚等聞之呼湛小名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左右聞者莫不悲傷浚渙皆有雄畧為諸王所傾服帝恐為害乃先自刺浚渙使劉桃枝等繼之槊每下浚渙輒以手拉折於是投炬於籠中燒殺之加石土其上後出其屍皮髮皆盡天下冤之帝以浚妃陸氏配儀同

劉郁捷郁捷帝蒼頭也以軍功見寵當剌浚時郁捷實中其要害故以配馬後數日帝以陸氏先無寵於浚勅與離絶乾明元年贈太尉無子詔以彭城王潡第二子準字茂則嗣

平陽靖翼王淹字子邃神武第四子也元象中封平陽郡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天保初進爵為王歷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太尉皇建初為太傅與彭城河間王並給仗身羽林百人太寧元年遷太宰性沉謹以寛

厚稱河清三年甍於晋陽或云以酖終還葬鄴贈假黄

鉞太宰録尚書事子德素嗣

彭城景思王浟字子深神武第五子也元象二年拜通

直散騎常侍長樂郡公博士韓毅教浟書見浟筆迹未

工因戲浟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為常侍開國今日後宜

更用心浟正色荅曰昔甘羅幼為秦相未聞能書凡人

唯論才具何如豈必勤勤於筆迹博士當今能書者何

為不作三公時年蓋八歲矣毅甚慙除驃騎大將軍開

府武定六年出為滄州刺史為治嚴察部內肅然守令參佐下及胥吏行游往来皆自齎糧食潡多伺察民間之事纖介皆知有隰沃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民家民為設雞臛潡調知之達至廷參潡謂之曰昨食雞羮其自獻之邪抑邀之使辦也達皇恐伏罪又有士人自幽州騎驢至滄州界逢一少年求與為伴行數里許其人疲極息於道上少年遂驅其驢由支徑以去不知所如往士人以告州潡曰驢上當無他負載乎曰無唯有

鹿脯一肋耳液乃密令人分市鹿脯城中而得鹿肋於肆推所從求竟獲盜驢者境内號為神明轉都督定州刺史民有訴失牛者液訪之曰所失微有別識否民言驪牛而自領以下達於尻其毛皆白他無類者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史君在滄州禽姦如神今若得此賊定神矣液乃詐為臺符市牛皮而高其直盜利其估也果持皮出售液案其毛色而執之道建等驚服又有老嫗自列云孤貧唯仰種蔬自給每被竊取而不

得其主名洑夜令左右往書菜葉為字明旦於市中物色皆得之自是州境無復盜賊治為當時第一天保初封彭城王四年徵為侍中民吏送别悲號滿道有老父數百人相率具饌餞洑於野曰自殿下来至今五載唯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令當遠别聊獻疏薄用表至誠洑重違其意為食一口而去七年轉司州牧選從事皆取文才之士詳練法律明於剖斷者當時稱為美選州舊楼五百餘洑未期悉斷盡别駕羊脩等恐犯權戚乃

詣閤諮陳敞使告曰吾直道而行何憚權戚卿等當成
人之美反以權戚為言脩等慙悚而退後加特進兼司
空太尉州牧如故太妃薨解任尋復本官俄拜司空兼
尚書令濟南嗣位除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大宗正
卿皇建初拜大司馬兼尚書令轉太保武成入承大業
遷太師録尚書事敞明練世務果於決斷事無大小咸
悉以情趙郡李公統預高歸彦之逆其母崔氏即御史
中丞崔昂之從父姊兼右僕射魏收之内妹也依令年

出六十例免入官崔增年陳訴所司以昂收故崔遂獲
免溵擿發其事昂等以罪除名自後車駕廵幸常留守
鄴河清三年三月羣盜白子禮等數十人劫溵為主詐
稱使者至溵第入内室稱勅牽溵上馬臨以白刃欲引
向南殿溵大呼不從遂殺之時年三十二朝野痛惜焉
初溵之未遇刼也其妃鄭氏夢人斷溵首持去惡之數
日而溵被害贈假黄鉞太師太尉録尚書事給轀輬車
子寶德嗣位開府兼尚書左僕射

上黨剛肅王渙字敬壽神武第七子也天姿雄杰俶儻不羣雖在童幼恒以將畧自許神武壯而愛之曰此兒似我及長力能扛鼎材武絶倫每謂左右曰人不可無學但要不為博士耳故讀書頗知梗槩而不甚耽習元象中封平原郡公文襄之遇賊渙年尚幼在西學聞宫中讙驚曰大兄必遭難矣彎弓而出武定末除冀州刺史在州有美政天保初封上黨王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與恒山王演等築伐惡諸城遂聚鄴下輕薄陵犯郡

縣為法司所糾文宣戮其左右數人渙亦被譴六年率衆送梁王蕭淵明還江南仍破東關斬梁侍進裴之横等威名甚盛八年録尚書事初術士言亡齊者黒衣由是自神武後每出行不欲見桑門為黒衣故也是時文宣幸晋陽以所忌問左右曰何物最黒對曰莫過漆帝以渙第七為當之乃使庫真都督破六韓伯昇之鄴徵渙渙至紫陌橋殺伯昇而逃憑河而度土人執以送官帝用鐵籠盛之與永安王浚同置地牢下歲餘與浚同

見殺時年二十六以其妃李氏配馮文洛文洛乃帝家舊奴積勞位至刺史帝令文洛等殺渙故以其妻妻焉乾明元年始收二王餘骨葬之贈司空謚曰剛肅有勅李氏還第而文洛尚以故意脩飾詣李李盛列左右引文洛立於階下數之曰遭難流離以至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盡幸蒙恩詔得返藩闈汝是誰家奴猶欲見侮於是杖之一百流血灑地渙無嫡子庶長子寶嚴以河清二年襲爵位終金紫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襄城景王清神武第八子也美容貌弱年有器望元象中封章武郡公天保初封襄城郡王二年春薨齊氏諸王選國臣府佐多取富商羣小鷹犬少年唯襄城廣寧蘭陵王等頗引文藝清識之士當時以此稱之乾明元年二月薨贈假黄鉞太師太尉録尚書事無子詔以恒山王演第二子亮嗣亮字彦道性恭孝美風儀好文學為徐州刺史坐奪商人財物免官後主敗奔鄴亮從馬遷兼太尉太傅周師入鄴亮於啟夏門拒守諸軍皆不

戰而敗周軍既入城亮方退走亮入太廟行馬內痛哭拜辭然後為周軍所執入關依例授儀同分配遠邉卒於龍州

任城王湝神武第十子也少明慧天保初封自孝昭武成時車駕還鄴常令湝鎮晉陽總并省事歷司徒太尉并省録尚書事天統三年拜太保并州刺史別封正平郡公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湝名居城諸嫗以靴示之

給曰有乗馬人於路為賊所害遺此靴馬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著此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時稱神明武平初遷太師司州牧出為兾州刺史加太宰遷右丞相都督青州刺史湝頗牧大蓄雖不潔已然寛恕為吏民所懐五年青州人崔蔚波等夜襲州城湝倉卒部分號令齊整擊賊大破之拜左丞相轉瀛州刺史後主奔鄴加湝大丞相及安德王稱尊號於晋陽使劉子昂脩啓於湝云至尊出奔宗廟既重羣公勸逼權主號

令事寧終歸叔父湝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執子昂送鄴帝至濟州禪位於湝竟不達湝與廣寧王孝珩於冀州召募得四萬餘人拒周軍周齊王憲來伐先遣送書并赦詔湝並沉諸井戰敗湝孝珩俱被禽憲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皇帝子兄弟十五人不幸而獨存逢宗社傾覆今日得死無媿墳陵憲壯之歸其妻子將至鄴城湝馬上大哭自投于地流血滿面至長安尋與後主同死妃盧氏賜斛斯徵盧蓬首垢面長齋不言

笑徵放之乃為尼隋開皇三年表請文帝葬谐及五子於長安北原

高陽康穆王湜神武第十一子也天保元年封十年稍遷尚書令以滑稽便辟有寵於文宣常在左右行杖以撻諸王太后深銜之其妃父護軍長史張晏之嘗要道拜湜湜不禮焉帝問其故對曰無官職漢何禮之有帝於是擢拜晏之為徐州刺史文宣崩湜兼司徒導引梓宮於馬上吹笛云至尊頗知臣不又擊邊鼓為樂太后

杖湜百餘未幾崇太后哭之哀曰我恐其不成就與杖何期帶創死也乾明初贈假黃鉞太師司徒録尚書事子士義襲爵

博陵文簡王濟神武第十二子也天保元年封濟嘗從文宣巡幸於路忽憶太后遂逃歸帝怒臨以白刃因此驚恍歷位太尉河清初出為定州刺史天統五年在州語人云計次第亦應到我後主聞之陰使人殺之贈假黃鉞太尉録尚書事子智襲爵

華山王凝神武第十三子也天保元年封新平郡王九年改封安定十五年封華山歷位中書令齊州刺史就加太傅薨於州贈左丞相太師録尚書凝諸王中最為孱弱妃王氏太子洗馬王洽女也與蒼頭姦凝知而不能限禁後事發王氏賜死詔杖凝一百其愚如此

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也幼時神武稱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天保初封歷位東北道行臺右僕射都督定州刺史潤美姿儀年十四五母鄭妃與之同寢有

穢雜之聲及長廉慎方雅習於吏職至於擿發隱僞姦吏無所匿其情開府王回洛與六州大都督獨孤枝侵竊官田受納賄賂潤案舉其事二人表言王出送臺使登魏孝文舊壇南望嘆息不測其意武成使元文遥就州宣勑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在州不爲非法朕信之熟矣登高望遠人之常情鼠輩欲輕相間構曲生眉目於是回洛決鞭二百獨孤枝決杖一百尋爲尚書令領太子少師歷司徒太尉大司馬司州牧太保河南道行臺

録尚書事別封文成郡公太師太宰復為定州刺史薨
贈假黄鉞左丞相子茂德嗣
漢陽敬懷王洽字敬延神武第十五子也天保元年封
五年薨年十三乾明元年贈太保司空無子以任城王
第二子建德為後
文襄諸子
文襄六男文敬元皇后生河間王孝琬宋氏生河南王
孝瑜王氏生廣寧王孝珩蘭陵王長恭不得母氏姓陳

氏生安德王延宗燕氏生漁陽王紹信
河南康獻王孝瑜字正德文襄長子也初封河南郡公
齊受禪進爵為王歷位中書令司州牧初孝瑜養於神
武宫中與武成同年相愛將誅楊愔等孝瑜預其謀及
武成即位禮遇特隆孝瑜容貌魁偉精彩雄毅謙慎寛
厚兼愛文學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碁不失一道初文
襄於鄴東起小池游觀時俗眩之孝瑜遂於第作水堂
龍舟植幡矟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其間遂為諸王所

慕尚武成幸其第見而悅之故盛興後園之役武成嘗使和士開與胡后對坐握槊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不可與臣下接手帝深納之後又言趙郡王父死非命不可親近由是叡及士開皆側目士開旣密告其奢僭叡又言山東唯聞有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有爾朱御女者本事太后孝瑜先與之通後因太子婚夜孝瑜竊與之言武成大怒頓飲其酒三十七盃使婁子彥載以出鴆之於車孝瑜體素肥大腰帶十圍至西

華門藥發煩熱躁悶投水而絕贈太尉録尚書事子弘節嗣孝瑜母魏吏部尚書宋弁孫也本魏潁川王斌之妃為文襄所納生孝瑜孝瑜還第為太妃孝瑜妃盧正山女武成胡后之内姊也孝瑜薨後宋太妃為盧妃所譖武成殺之

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子也歷位司州牧尚書令司空司徒録尚書事大將軍大司馬孝珩愛賞人物學涉經史好綴文有技藝嘗於聽事畫一蒼龍見者疑以為真

又作朝士圖當時稱為妙絶後主自晉州敗奔鄴詔王公朝士議於含光殿孝珩曰大敵既深事藉機變宜使任城王領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永業領洛州道兵趣潼關揚聲取長安臣請領京畿兵出自滏口鼓行逆戰賊軍遠來日增疲老聞南北有兵自然潰散又請出宫人寶物賞賜將士帝不能用承光即位以孝珩為太宰孝珩與呼延族莫多婁敬顯尉相願同謀期以正月五日自於千秋門斬高阿那肱令相願以禁

兵應之於内族與敬顯自游豫園勒兵出盡誅韓長鸞等既而阿那肱從别宅取便路入宫事不果孝珩乃求領兵出拒西軍謂高阿那肱韓長鸞陳德信等曰朝廷遲疑不賜遣領兵擊賊豈畏孝珩反邪孝珩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時何與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作如此相猜疑他日從可知也高韓恐其有變出孝珩為滄州刺史孝珩至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於信都共為匡復之計周齊王憲来伐孝珩與周軍力戰兵弱不能敵瞋

怒曰由高阿那肱小人吾道窮矣齊叛臣乞伏令和以矟刺孝珩墜馬奴白澤以身扞之孝珩猶傷數處遂為周所虜齊王憲問孝珩齊亡之由孝珩自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為之改容親為灑創傅藥禮遇甚厚孝珩歎曰李穆叔有言齊氏二十八年今果然矣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有一人得至四十者命也奈何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廟筭𢡟先士卒展我心力耳周人以孝珩歸長安

依例授開府縣侯後周武帝在雲陽宫宴齊之君臣自彈胡琵琶命孝珩吹笛孝珩辭曰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舉笛裁至口而淚下嗚咽周武乃止其年十月疾甚啟周武帝乞歸葬山東曰臣聞狐死首邱示不忘舊念臣先人墳柏在鄴武帝覽啟而哀之尋卒令葬於鄴

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也天保元年封天統中累遷尚書令初突厥與周師入太原武成將避之而東孝琬

叩馬諫請委趙郡王部分軍馬必能剋敵帝從其言孝琬免胄將出帝使追還之周軍退拜并州刺史孝琬以文襄世嫡驕矜自負河南王之死諸王在宫内莫敢舉聲唯孝琬大哭而出又怨執政為草人擬而射之和士開與祖珽譖之云草人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州孝琬脱兜鍪抵地云豈是老嫗須著此此言屬大家也初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鷄鳴珽以謠説帝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鷄鳴孝琬將有建金鷄之事

也帝頗惑之時孝琬得佛牙置於第內夜有神光不以
進御帝聞使搜之得填庫矟幡數百帝以為反狀訊其
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誣對曰王嘗畫陛下像哭之為最
勝其反固宜孝琬性孝每追慕文襄輙出其像對之悲
泣至是陳氏以為言而不能辯帝怒令武衛赫連輔元
倒鞭撾之孝琬大呼曰從阿叔乞命帝曰爾叔為誰敢
喚天子作叔邪孝琬曰臣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
子魏孝靜皇帝外甥何為不得喚陛下作叔也帝愈怒

折其兩脛而死瘞諸西山及帝崩乃得改葬子正禮嗣
幼聰頴能誦左氏春秋齊亡遷綿州卒
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累遷中領軍
開府并州刺史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破之芒山之
役長恭為中軍以五百騎再入周軍遂破其圍至金墉
下被圍甚急城上人不知其為蘭陵王也長恭免胄示
其面競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為蘭陵王入陣曲
以歌謠之進位尚書令司州牧歴青瀛二州刺史頗有

受納後為太尉與段韶共討柏谷又攻定陽親自督戰大破之俘其衆以前後功别封鉅鹿長樂樂平高陽等郡公遷大司馬領宗正芒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王入陣太深萬一失利悔無所及長恭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定陽之役稍酷虐其屬尉相願謂長恭曰王受朝寄何得如此貪殘長恭未及荅相願曰豈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見忌故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於此犯便當行罰本欲求

福反以速禍也長恭遽前執其手求自安術相顧因勸長恭杜門屬疾謝絶時事長恭然其言而未能即退及江淮有事恐復為將領憂懼成疾因而不治武平四年帝使徐之範齎鴆賜死長恭謂妃鄭氏曰我以忠見誅天道殆不可曉邪妃曰何不求見自列長恭曰此爵既須何由可見飲之而薨贈太尉長恭貌柔心壯音容兼美其為將也躬勤細事每得甘美乃至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初在瀛州行參軍陽士深表列其贓免官及

討定陽士深在軍恐禍及長恭聞之曰何待我之淺也乃求小失杖二十以安之嘗朝退僕從盡散長恭獨還無所譴罰武成賞其功命賈護為買妾二十人長恭唯受其一有千金責券臨死燔之

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母陳氏魏廣陽王妓也延宗幼為文宣所養甚愛之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已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箇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衝天王文宣問楊愔愔曰天下安得此郡名今取其義顧

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馬為定州刺史於樓上大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以烝豬糝和人糞以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孝昭帝聞之使趙道德就州杖之一百道德以延宗受杖不謹又加三十未幾又以囚試刀驗其利鈍驕縱多不法武成使撻之殺其昵近九人自是深自改悔蘭陵王芒山凱旋自言兵勢諸兄弟咸壯之延宗獨曰四兄非大丈夫何意不乘勝徑入使延宗當此勢關西豈得復存及蘭陵死妃鄭氏以頸珠施佛廣寧王使

贖之延宗手書諫之而滴淚滿紙河間死延宗哭之出血又結草為武成像鞭而訊之曰我兄無罪何故殺之奴以狀告武成覆卧延宗於地鞭之二百幾死後歷司徒太尉及平陽之役後主自晉陽禦之命延宗率右軍先進戰於城下禽周開府宇文挺等十數人及大戰延宗以麾下再入周軍氣壯兵鋭敵人莫不披靡俄而諸軍敗延宗一軍獨全後主將奔晉陽延宗奏言大家但在營莫動以兵馬付臣臣必能破之帝不納及至幷州

不守周軍入鼩鼠谷乃下詔以延宗為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事謂曰并州阿兄自取兒今去也延宗曰陛下為社稷自重臣為陛下出力死戰駱提婆曰至尊計已定王不得輙沮後主竟奔鄴在并州將卒固請延宗即尊位皆云王若不作天子諸人實不能與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即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宦豎釁結蕭牆盜起疆埸斬關夜遁莫知所之則我高祖之業將墜於地王公卿士猥見推逼今便祗承寶位可大赦

天下改武平七年為德昌元年以晉昌王唐邕為宰輔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沭陽王和阿于子右衛大將軍叚暢武衛將軍相里僧伽開府韓骨胡侯莫陳洛州等為爪牙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容貌充壯坐則仰偃則伏人皆笑之及是赫然奮發氣力絶異馳騁行陣勁捷若飛傾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又籍没內參千餘家後主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使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陳辭自

稱名流涕嗚咽衆皆爭為死童兒女子亦乗屋擲袂投
瓴石以擊周軍特進開府那盧安生守太谷以萬兵叛
周軍圍晉陽望之如黒雲四合延宗有衆四萬命莫多
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于子段暢拒城東延宗親
當周齊王於城北奮大矟往来督戰所向無前尚書令
史沮山亦肥大多力捉長刀步從殺傷甚多武衛蘭芙
蓉綦連延長皆死于陣和阿于子段暢以千騎投周軍
周軍晝鋭攻東門際昏遂入進兵焚佛寺門屋飛焰照

天地延宗與敬顯率壯士自西門入夾擊周軍周軍大亂爭門相填壓塞路不得進齊人從後斫刺死者二千餘人多禁衛諸公子周武帝左右畧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輒牽馬頭賀拔佛恩以鞭拂其後崎嶇僅得出齊人奮擊幾中馬至城東阸曲佛恩及降者皮子信為之導僅免時四更也延宗謂周武帝死於亂兵使於積屍中求長鬛不得時齊人既勝入坊飲酒盡醉卧延宗不能復整周武帝出城饑甚欲為遁計齊王憲及柱

國王誼諫以為去必不免叚暢又慼言城內空虛無繼援周武帝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詰旦還攻東門克之又入南門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於民家見禽周武帝自投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逼至尊帝曰兩國天子有何怨惡直為百姓來耳勿怖終不相害使復衣帽而禮之先是高都郡有山焉絶壁臨水忽有墨書云齊亡延宗洗視愈明帝使人就寫使者攺亡為上至是應焉延宗以十二月十三日晡時受勑守并

州明日建尊號不間日而被圍經宿至食時而敗年號
德昌好事者言其得二日云既而周武帝問鄴城若為
取延宗辭曰亡國大夫不可與圖存此非臣所及彊問
之乃曰若任城王援鄴臣不能知若令主自守陛下兵
不血刃及至長安周武與齊之君臣飲酒令後主起舞
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自裁傅婢苦執諫而止未幾
周武誣後主及延宗等云遙應穆提婆謀反賜死皆自
陳無之延宗攘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明年李妃

收殯之後主之傳位於太子也孫正言竊謂人曰我昔
武定中為廣州士曹聞襄城人曹普演有言高王諸兒
阿保當為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之
謂德昌也承之謂幼主年號承光其言竟信云
漁陽王紹信文襄第六子也歷特進開府中領軍護軍
青州刺史行經漁陽郡有鉅富人鍾長命紹信引與同
坐太守鄭道蓋來謁長命欲起紹信不聽曰何物小人
乃煩主人公為起乃與長命結為弟兄使其妃行家人

禮責長命贈賻百萬鍾氏因此貧乏齊滅死於長安

文宣諸子

文宣五男李后生廢帝及太原王紹德馮世婦生范陽王紹義裴嬪生西河王紹仁顔嬪生隴西王紹廉

太原王紹德文宣第二子也天保末為開府儀同三司武成因怒李后詬紹德曰爾父撃我時竟不来救以刀鐶築殺之親以土埋之游豫園武平元年詔以范陽王子辯才為後襲太原王

范陽王紹義文宣第三子也初封廣陽徙封范陽歷位侍中清都尹好與羣小同飲擅使内參毆殺博士任方榮武成杖之二百送付昭信后后又杖一百及後主奔鄴以紹義為尚書令定州刺史周武帝克并州以封輔相為北朔州總管此州齊之重鎮諸勇士多聚焉前長史趙穆司馬王當萬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於瀛州事不果遂迎紹義紹義至馬邑先是輔相及其屬韓阿各奴等數十人皆齊叛臣自肆州以北城戍二百八十餘

盡從輔相及紹義至皆反馬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為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又攻陷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周將宇文神舉軍逼馬邑紹義遣杜明達拒之兵大敗紹義曰有死而已不能降人遂奔突厥衆三千家徙之紹義令之曰欲還者任意於是哭拜別者太半突厥他鉢可汗謂文宣為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踝似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隸紹義高賓寧

在營州表上尊號紹義遂即皇帝位稱武平元年以趙穆為天水王他鉢聞寶寧得平州亦招諸部各舉兵南向云共立范陽王作齊帝為其報讐周武帝大集兵於雲陽將親北伐遇疾暴崩紹義聞之以為天賛己也盧昌期據范陽亦表迎紹義俄而周將宇文神舉攻滅昌期其日紹義適至幽州聞周守將出兵于外欲乗虛取薊城列天子旌旗登故昭王冢乗高望遠部分兵衆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馳救幽州半為齊軍所

殺紹義聞范陽城陷素服舉哀留軍入突厥周人購之於他鉢又使賀若誼往說之他鉢猶不忍遂偽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以歸流於蜀紹義妃勃海封孝琬女自突厥逃歸紹義在蜀遺妃書云夷狄無信使吾至此竟死蜀中

西河王紹仁文宣第四子也天保末為開府儀同三司尋薨

隴西王紹廉文宣第五子也初封長樂後改焉性麤暴

嘗拔刀逐范陽王紹義紹義走入廐閉門拒之乃免紹義初為清都尹未及理事紹廉先往喚囚悉出率意決遣之能飲酒一舉數升終以此斃

孝昭諸子

孝昭七男元皇后生樂陵王百年桑氏生襄城王亮出後襄城景王諸姬生汝南王彦理始平王彦德城陽王彦基定陽王彦康汝陽王彦忠

樂陵王百年孝昭第二子也孝昭即位立百年為皇太

子納斛律光長女為妃帝臨崩遺詔傳位於武成并有手書其末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學前人大寧中封樂陵王河清三年五月白虹圍日再重又横貫而不達赤星見帝以盆承星影而盖之一夜盆自破欲以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敕字德胄封之以奏帝又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見帝於元都苑凉風堂使百年書敕字驗與德胄所奏相類遣左右亂捶擊之

又令人拽百年走遶堂下且走且擊所歷處血皆徧地氣息將盡曰願與阿叔作奴遂斬之弃池中池水盡赤帝於後園親臨瘞之妃把玦哀號不食月餘亦死玦猶在手拳不可開時年十四其父光自擘之乃開後主時改九院為二十七院掘地得小屍緋袍金帶一髻一鮮一足有靴諸内參竊言百年太子也或以為太原王紹德詔以襄城王子白澤襲爵樂陵王齊亡入關徙蜀死汝南王彥理武平初封王位開府清都尹齊亡入關隨

例授儀同大將軍封縣子女入太子宫故得不死隋開皇初卒於并州刺史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南王彥忠與汝南王同受封並加儀同後事闕

武成諸子

武成十三男胡皇后生後主及琅琊王儼李夫人生南陽王綽後宫生齊安王廓北平王貞高平王仁英淮南王仁光西河王仁機樂平王仁邕潁川王仁儉安樂王仁雅丹陽王仁直東海王仁謙

南陽王綽字仁通武成長子也以五月五日丙時生至午時後主乃生武成以綽母李夫人非正嫡故貶為弟初名融字君明出後漢陽王河清三年改封南陽別為漢陽置後綽始十餘歲留守晉陽愛波斯狗尉破胡諫之綽欻然斫殺數狗狼籍在地破胡驚走不敢復言後為司徒兾州刺史好裸人畫為獸狀縱犬噬而食之左轉定州汲井水為後池在樓上彈人好微行遊獵無度恣情彊暴云學文宣伯為人有婦人抱兒路中逢之走

避入草綽奪其兒飼波斯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婦人狗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後主聞之詔鎖綽赴行在所至而宥之問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蝎混蛆中觀之極樂後主即夜索蝎一斗比曉得二三升置諸浴斛使人裸卧其中號呌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噱不已謂綽曰有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綽由是大為後主所寵拜大將軍朝夕同戲韓長鸞惡之綽尋除齊州刺史將發長鸞令綽親信誣告其反有司奏處大辟後

主不忍顯戮使寵胡何猥薩於後園與綽角戲因搤殺
之瘞於興聖佛寺經四百餘日乃歛顔色毛髮皆如生
俗云五月五日生者腦不壊故也綽兄弟皆呼父爲兄
兄嫡母爲家家乳母爲姊姊婦爲妹妹齊亡妃鄭氏爲
周武帝所幸請葬綽𠡠所司葬於永平陵北
琅邪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初封東平王拜開府
侍中中書監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遷
大司徒尚書令大將軍録尚書事大司馬魏氏舊制中

丞出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遥住車去牛頓軶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遅違則赤棒棒之自都鄴後此儀浸絶武成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儼初從北宫出將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帝與胡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尉驟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勑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帝大笑以為善更勑令駐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儼恒居宫中坐含香殿視

事諸父皆拜焉帝幸并州儼恒居守每送駕或中道或至晉陽乃還王師羅嘗從駕後至武成欲罪之辭曰臣與東平王別留連不覺晚武成憶儼為之下泣舍師羅不問儼器服翫飾皆與後主同所須悉官給於南宮嘗見新氷綠李還怒曰尊兄已有我何意無從是後主先得新奇屬官及工匠必獲罪太上胡后猶以為不足儼嘗患喉使醫下針張目不瞬又言於帝曰阿兄懦何能率左右帝每稱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以後主為劣有

廢立之意武成崩改封琅邪儼以和士開駱提婆等奢恣意甚不平嘗衆詰之二人相謂曰琅邪眼光奕奕數步射人每奉對不覺汗出天威尚不爾也由是忌之武平二年出儼居北宫五日一朝不復得時見太后四月詔除太保餘官悉解猶帶中丞且以京畿北城有武庫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左右開府高舍洛中常侍劉辟彊說儼曰殿下被踈正由士開閒構何可出北宫入百姓叢中也儼謂侍中馮子

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贊
成其事儼乃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付禁推子琮雜以
他文書奏之後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
曰奉勑令領軍収士開伏連以諮子琮且請覆奏子琮
曰琅邪王受勑何須重奏伏連信之伏五十人於神虎
門外詰旦執士開送御史儼使馮永洛就臺斬之儼徒
本意唯殺士開及是因逼儼曰事既然不可中止儼遂
率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外帝使劉桃枝將禁

兵八十人名儼桃枝遥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琮名儼儼辭曰士開謀廢至尊欲剃家家頭為尼罪合萬死臣為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放臣願遣姊姊來迎臣臣即入見姊姊即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刀帝後閒之戰慄又使韓長鸞名儼儼將入劉辟彊牽衣諫曰若不斬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寧安德二王適從西來欲助成其事曰何不入辟彊曰人少安德王顧衆而言曰孝昭誅

楊遵彥只八十人令乃數千何言人少後主泣啟太后
當與家家永别乃急召斛律光儼時亦召之光聞儼殺
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後主
於永巷帝率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光曰小兒輩
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曰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
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皮景和亦以為然後主從之光
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遥呼
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漢何苦執其手

疆引以前請帝曰琅邪王年少輕為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寛其罪帝拔儼帶刀鐶亂築辮頭良久乃釋之收伏連及高舍洛王子宜劉辟疆都督翟顯貴於後園帝親射之而後斬皆支解暴之都街下文武職吏盡欲殺之光以皆勲貴子弟恐人心不安趙彦深亦云春秋責帥於是罪之各有差儼之未獲罪也鄴城北有白馬佛塔石虎時為佛圖澄作也儼將修之巫云浮屠不可動動之北城當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丈回

旋失之數旬而儼敗自是太后處儼於宮內食必自嘗
之陸令萱說帝曰琅邪王聰明雄勇觀其相表殆非人
臣自專殺巳來常懐恐懼宜早為計何洪珍與和士開
素善亦請殺之未決帝以食輿密迎祖珽問之珽稱周
公殺管蔡季友酖慶父以對帝納其言以儼之晉陽使
右衛大將軍趙元侃誘執儼元侃曰臣昔事先帝日見
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能行此帝出元侃為豫州刺史
九月帝啟太后曰明旦欲與仁威出獵須早出早還是

夜四鼓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兄喚兒何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宫鼻血滿面遂拉殺之時年十四裹之以席埋於室内帝使啟太后臨哭十餘聲即擁入殿明年三月葬於鄴西贈謚曰楚恭哀帝以慰太后有遺腹四男生數月皆幽死以平陽王淹孫世俊嗣儼妃李祖欽女也進為楚帝后居宣則宫齊亡乃嫁焉

齊安王廓字仁弘武成第四子也性長者無過行位特
進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北平王貞字仁堅武成第五子也沈審寬厚帝常曰此
兒得我鳳毛位司州牧京畿大都督兼尚書令録尚書
事帝行幸總留臺事積年後主以貞長大漸忌之阿那
肱承旨令馮士幹劾繫貞於獄奪其留後權
高平王仁英武成第六子也舉止軒昂精神無檢格位
定州刺史

淮南王仁光武成第七子也性躁暴位清都尹次西河王仁機生而無骨不自支持次樂平王仁邕次潁川王仁儉次安樂王仁雅從小有瘖疾次丹陽王仁直次東海王仁謙皆養於北宮瑯邪王死後諸王守禁彌切武平末仁邕已下始得出外供給儉薄取充而已尋後主窮蹙以廓為光州刺史貞為青州仁英為冀州仁儉為膠州仁直為濟州自廓已下多與后主死於長安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獲免俱徙蜀隋開皇中追還仁英

詔與蕭琛陳叔寶修其本宗祭祀未幾而卒

後主諸子

後主五男穆皇后生幼主諸姬生東平王恪次善德次買德次質錢胡太后以恪嗣琅邪王尋夭折齊滅周武帝以任城王以下大小二十一王歸于長安皆有封爵其後不從戮者散配西土皆死於邉

通志卷八十五上